

牧齋初學集

三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六

序九

壽福清公六十序

閩師少保臺山葉公以萬曆戊午壽六十舉初
度之勝記曰六十始壽公輔政八年而後歸歸
五年而始壽徐步賜金之橋燕游福廬之山裘
衣達履角巾布袍道路聚觀指目以謂神仙宰
相并爲一人而公亦忻然顧笑計其焦勞拮据
八年于黃閣之中猶噩夢之在宿昔也嗟夫人
知公今日之樂而不知公之有今日則甚難也
方公錄南吏部入叅大政天子高居九重應
門沉沉莫可扣擊而甘陵南北部之爭紛如于
下公廉平以牧身誠敬以格主紆迴以酬物
憂心惓惓茹荼含蓼卒以結主知鎮國論委
蛇進退于功名之會噫何其難也先是福王猶
未之國一妾男子上書指斥宮禁中外震恐以
謂大獄將作公密揭再三上請瘐死其人勿下
其章究問以傷國體上感悟其事得寢而公
因其閒得以力請之國次年事乃決方議之殷
也言者責公邀九卿伏闕死爭公孫謝不可而

上猶欲緩之國期使中使諭意公公涕泣極
論夜分封還御札者再上始不格公請而言
者或未之知也公意有所不得行深夜屏管滯
酒沾漬甚至北政地于叢祠夷閩臣于土偶以
庶幾明用訊之心而冀將伯之助繇此觀之今
之得以休沐稱壽愛笑愛語豈不爲厚幸哉長
年三老中流遇風僅而獲濟當其艤舟停楫酌
酒告勞舟中之人莫不謹誼相應和然其風濤
相懸挾柁呼號與陽侯爭一旦之命豈舟中之
人所能知也哉公于今日亦其機舟酌酒之時
也已公之別自號曰臺山攷于詩南山有臺樂
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故曰樂
只君子邦家之基今夫山之有臺也用以爲簑
笠草屬之徵者也然而時雨將至則簑笠之覆
蓋不小于夏屋何者誠庇之也公迂身救時補
苴楮柱以養和平之福而卒能不震不動貽宗
社萬年之安公之簑笠天下也大矣簑笠覆蓋
天下而天下弗知時雨旣降胥委而去之甚且
踐踏之弗顧而簑笠之用自如也公所爲邦家
之基者覆蓋之效在乎再世又豈必使露體塗

足之人交口而頌之哉謙益對制策公讀卷爲總裁官而穆子昌期以癸丑舉南宮皆公門下士荷公履蓋日久不敢自後于道旁指目及舟中吐哺之人故謙益敢稱南山之詩以獻于公詩人之樂得賢也必歸美于君故其詩曰萬壽無期又曰遐不眉壽公稱觴之日北向稽首爲天子誦萬年謙益稱詩獨取南山有臺庶可以陳于工歌之末矣夫

贈文文起宮相六十序

自古國家當昌明順豫之世保大持盈必有老成耆艾敦龐魁碩之人應運而出而人臣之當大任也亦非可以捷得而驟至往往紆迴盤錯備嘗歷試老其才以有爲蓋天之生才國之養士與士君子之善自爲養茲三者相須而成相求而應有識者可以按而知之也吾友文君文起弱冠舉孝廉束修厲行垂三十年臚傳之日兒童婦女皆知其名指目爲忠孝狀元遭逆璫之禍陷危瀕死僅而得免然後登進於天子之講幄君以偉望宿學精誠啓沃天子心知爲真講官改容禮之而君抗疏劾巨奸爲璫黨

護法者引經義切時弊其言皆中名實於是海內咸服君始終一節其所爲引經論道者不徒託之空言且夕引領宣麻喜而相告也君使事既竣將奉英蕩之節以還講筵而適會其六十之誕辰稱觴祖道者趾相錯也君之壻嚴生棧謂余不可以無言余觀君爲孝廉時其風采骨幹旣可以爲天子之大臣矣顧遭迍久之然後及第旣第而譴逐隨之蓋神煮之際天之生君與國之所以養君者若此及其起廢藉遇明主則又抗言極論幾不欲與宵人邪類一日竝立于本朝君豈不知雍容乎進赴功名之會哉則君之所以善自養者可知已矣秦穆公之悔而自誓也詢黃髮思良士而致嘆於截截善論言漢李固亦言一朝會諸侍中竝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備顧問者誠可嘆息夫君德之成敗生民之利病國家社稷安危之故豈少年環依利口捷足之徒可以僥倖而嘗試哉以寇萊公之賢張忠定謂其用太蚤仕太速且曰蒼生無福然則人才之生其用之早晚蓋有天意非人所得而主也君之善自養亦久矣天之

生君與國之養君亦至是而可矣。過此以往，君且爲黃髮爲壽。考今茲之始，壽猶日之拂于扶桑也。何足以爲君賀哉？宋元祐閒，蘇子瞻指文潞公謂弊丹使曰：「使者見其客，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更二十餘年。」余將書此語授簡於嚴生，以申前賀，然而不獨爲君賀而已也。

李本寧先生七十敘

雲杜李本寧先生以詞林宿望回翔藩服者四十餘年，而始登七十。謙益于先生史館後進也，禮當有辭以祝先生。因念國朝史館莫盛于莊皇帝之戊辰，而先生以文章擅聲，然卒不能免絳灌之忌。先生出史館之局夷矣。天子不御講筵，積有歲年，故時史官更直侍立，典持縑牘之地，塵凝網積，不可辯識。史官閒騎馬之九衢，與六部大臣楊鞭相揖，控馬之隸皆捧手愕眙。此謙益入史館時事也。天子文學侍從之臣皆在禁林，前代比之蓬池道山，其體貌不宜日降以宿儒鉅公焯焯如先生者，不亟還之禁近館閣之重，何可幾也？先生服官史館在隆慶

與今上初，新鄭江陵之閒，九變復貫先生歷歷如指掌。以今時政觀之，則又有高曾規矩之歎矣。天子一旦講求初政，咨嗟號咷，垂裳綈几之時，左右顧問，求宿儒大人議論通古今可顧問者，先生又豈徒爲史館之重而已也？海內人才彫落，故老舊德相望如晨星，而先生與焦弱侯先生皆在金陵。金陵舊京也，豐水鎬京大雅之所咏歌也。高皇帝作人，未艾山川靈淑之氣不至衰歇，而貽二老于舊京，豈偶然哉？剝之上九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不食之果，天之所以貽國家也。」君子之得輿，吾有望矣。余之祝先生者如此。姚子孟長輩善是言也，以薦于先生。歌南山有臺之章，脩焉而余又竊聞之于人。先朝文章盡在館閣，王李之徒以館閣相訾，警海內靡然從之。先生起而禪王李之統，豐碑典冊昭耀四裔，文章之柄乃復歸館閣，其有功于館閣甚大。文章不朽之盛事，必有如韓歐其人者出而定之，固非後生小子所與知也。是爲序。

史王池太常六十序

義興史王池先生初官諫垣，諤諤持正論，與執

政抵梧歸臥陽美之山若干年起家太霄寺少卿奉使至中途抗疏救劉御史及諸臺立皇太孫甚力上切責譴歸余遇之吳門勞苦先生先生蹶然起立曰孟麟言事無狀天子幸寬鈇鑕之誅且人臣無狗馬積誠足以動主至煩人主震怒其又敢自爲名乎余微窺先生視益下息益深憂國戀主蓋低迴不能置也名節之盛莫如後漢當其時樹立風聲抗論俗士有不談此者則苦夫牧豎已叫呼之夫所貴于名節者以衛國也而卒以殉國則亦其爲之魁者自意之意勝而憂國之心微朋徒部黨之氣重而靈修美人之恩薄與今天下內無刑人腐夫外無甘陵南北部士君子之視名節也如象之有牙犧鷄之有尾惟恐不鋤而去之亦無有刻石立碑以激揚題拂爲事者而鈞黨之憂未歇漢羣之君子卒不可期于世此何故與先生憂國忠公犯顏極諫若彼而深思易氣厚自勉責若此豈猶夫世之君子與天下當士氣頽弛國論峭急譬之中流遇風舟中之人叫號惶怖而長年三老不震不動換舵開船于怒風崩

濤之中乃克有濟令長年三老叫號惶怖比于舟中之人其不淪胥者亦鮮矣時之譴訛噂沓以鈞黨爲事者皆叫號惶怖之人也天其將有意于先生以是爲國之長年三老與漢鮑宣爲諫大夫嘗上書言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請急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疏冉上卒納宣言今之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先生其選也天子誠欲建教化圖安危如鮑宣所云云者先生欲不爲長年三老其可得乎先生今年六十湯子鶴翔等徵余言爲先生壽先生道德文章之盛談之者侈矣余獨著先生憂國之心而又祝其興起在位以爲邦家之先如此云

鄒彥吉七十序

昔劉伯藹陸鴻漸列水次第皆稱惠山寺石泉第二今楊子江南零水爲江水所沒而廬山康王谷水道遠莫致鄒彥吉作惠泉亭記曰名雖第二不啻第一蓋篤論也彥吉以學憲家居爲園于惠山之下客過無錫必斟惠山水粉黛末

旗譚品泉記水之事已而游愚公之谷吐納其風流裏徊不忍去于是彥吉之名與石泉相上下彥吉之論水也蓋其自論云耳今年彥吉年七十翁子兆吉以稱壽之辭屬余余不嫻于辭不能如世之文章家以巫祝之言進也則請以泉品品彥吉噴薄詭激其源沸湯者彥吉之詩與文也淳泓閑止可辨眉髮者彥吉之鑒裁也且鼎且缶以飲以飲蘇蘭薪桂蠲病析醒挹注無已時者彥吉之風流弘長而衣被萬物也彥吉以盛年謝事放情條慮徜徉山水之間奇石美箭步武錯迷清歌妙舞耳目眩易歐陽子之記浮槎山水以謂富貴之樂與山林者之樂不可得兼而彥吉得而兼之自有慧山以來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者不可勝數如彥吉者復幾人哉以此爲彥吉壽可矣彥吉雖老膚神清令視履不少衰或者以膏肓泉石不竟其用爲恨少陵之詩曰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陸鴻漸之論水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而彥吉之記惠泉以遇而多累爲斯泉之不幸彼固各有指也令彥吉爲出山之泉則品彥吉

者不能與石泉相上下固已明矣彥吉豈以彼易此哉兆吉曰善哉余方酌慧山石泉吹壺鼎鑪爲先生稱壽以子之言佐茶事可也

畢封君八十壽序

天啓元年七月爲新安畢太翁之誕辰士大夫之官京師者先期屬謙益爲其敘謙益于太公之子府丞公有道義之知又辱諸大夫之委不敢以辭未幾建州夷陷我河東畿輔大震府丞公以知兵見推擇銜命募兵江淮又未幾以削杖歸諸大夫來告我曰府丞銜歸矣雖然太公之稱壽終未可以已也子無忘子之緒言謙益聞太公行事于府丞公最詳太公少儻有大志于書無所不閱以國子生久次主寧武薄廉辦得民以禮致仕左圖書哦詩問字歸休乎一畝之宮今年八十矣府丞雖以削杖歸覽揆之辰易衣破涕與諸弟舒鴈行列奉觴上壽太公當爲之忻然笑語卒獲又以其閒杖策蹻山浴軒轅之湯池訪容成之丹鼎修登真度世之事太公之景福未艾也雖然太公仁人也退不忘君東方之事其負國恥而懷主憂也深

矣遼城之肉薄也遼水之血殷也混同黑水之
波沸而浪蹙也主上東顧盱食而吾忍稱觴
而沃洗乎遼之父老子弟與四方材官健兒骸
骨撐柱肝腦塗裂而吾忍與吾之子姓燕笑于
一堂乎太公顧語府丞停杯嘆息必不以家樂
而遺國恤知其不能舍然于此也而吾又有以
爲太公賀者府丞之爲人其身退然如不勝衣
一旦奮臂而出顧爲國家敵愾雪恥此太公之
教也太公優游杖履出其老謀以與府丞參伍
握奇車攻之事教射可以飲酒行陳可以列組
兵法可以部勒賓客子弟府丞祥琴之日仗鉞
專征出而受脤歸而飲御用太公之教舉而錯
之東事不足辦也夫如是太公日稱觴燕笑可
矣又何以不舍然乎太公善爲歌詩府丞他日
執訊告成太公自爲鏡歌鼓吹之曲播于管絃
余將登太公之堂按節而歌以爲壽問太公之
不舍然者今如何也是爲敘

江兆豫侍御六十序

新安方萬里嘗論有宋之人才國運以謂元祐
人才非不盛而符觀宣靖世運衰以章蔡消之

也慶元嘉定淳祐亦尚有人才而世運愈衰以
旣遠清焉消之也宋之人才非不長而宋之權
臣消之消人才所以消世運消至于賈似道則
運無可消而有所歸矣余每誦其言未嘗不嗟
咨嘆息回翔于盛衰消長之際也我神祖享
國長久于國運爲極盛至于晚年而人才有日
消之嘆矣消之以逮繫消之以貶斥消之以廢
棄消之以淹抑消之之法不一而足然逮一再
傳而老成登用班行充斥人才蔚然足以供數
世之用則孰非神祖之所詒也哉神祖之
于人才生成長養惟恐不及雨露雷霆無非至
教恒以其消之者長之而非如宋之所謂消者
消之以權臣而一消不復長也記有之豐水有
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
也斯神祖之謂也與今天子元二之開闢
門閭聰羣賢競進恭已虛懷從諫弗弗然一時
敢言直諫之士以大謫降如侍御江君兆豫輩
不下數十曹識者竊憂之以爲國運當維新之
時而人才有漸消之象無乃非聖主之意與
無幾何諸謫降者強半召還而臺省推轂兆豫

輩者章滿公車始而切責已而報聞今且將轉
圜矣於是人始知向之摧折言者曉然非人
主本意而聖天子追惟豐芑之深仁紹述祖
考以生成長養爲事人才國運之滋長者殆將
百世而未艾也於是兆豫年六十矣其里人某
以余爲同年進士且相好也屬爲稱壽之辭余
惟漢永和中李固嘗上疏言朝廷聘楊厚賀純
等待以大夫之位以病免歸一旦朝會見諸侍
中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嘆息是日有
詔徵用厚等漢永和中爲夷之初旦虹蜺揚輝
猶能以固言徵用厚等況今日哉兆豫旦夕召
還其以人才國運消長盛衰之故爲聖主極
言之李固之嘆息于永和與萬里之痛惜于元
祐慶元其意指不同皆萬世之殷鑒也遭逢不
諱之朝發抒未竟之志使聖主壘豐芑數世
之仁而國家收宿儒大人之用余之所祝者遠
矣鄉里頌禱之嘗辭豈足道哉昔人稱新安地
勢斗絕其地平視天目尖故其山川雄秀而人
物卓偉今新安士大夫礪硯負風節者後先相
望余獲交其人多矣當兆豫初度之日胥會而

稱壽睇視壁間之文誦萬里之言而深思之其
亦有嗟咨嘆息如余者乎知其不徒燕飲而相
樂也

按察使黃公八十壽序

廬陵海茹黃公舉進士高第爲今畿輔以治行
第一擢拜御史數歷中外拂衣高臥歸享山林
之樂又十有餘年而稱八十之觴吉爲文學道
誼之邦萬曆以來前鄒後李所謂龍宗有麟而
鳳集有翼也余辱交於鄒李鄒李亟稱黃公爲
其鄉之淑人君子余與公後先仕途未及撫塵
接席而熟聞其聲述在赤縣則以循良顯聞在
臺班則以篤誠自矢不以鈞距鈞奇不以鷖擊
愉快正直忠厚兼而有之信鄒李之爲篤論也
公長西臺晉卿寺駸駸通顯矣一旦中謠諑以
歸耕閑釣寂識者有錮人聖世之嘆然而二十
年之閒朝野之際亦多故矣沙路甫築而翰音
之凶已聞旌節方懸而檻車之徵旋及鈞黨則
身錄飲章禁錮則名棘刻石當小明悔仕之時
而抱大夫不均之歎求如公之優游止足游樂
邦而栖化國者有幾人哉商侯第第蔚爲國寶

于公之高門何氏之賜策公蓋于其身親見之斯可以爲公壽也已公不聞懸車之說乎古者大夫七十縣車而致事車之爲物也負重致遠行十里不契需器之有用者也致事則縣之于屋壁壁之旣雨之機穢旣獲之桔槔以爲無所用之云耳當其無有有之用就縣車之後而察識其輪轅輻輳固無一而弗具也語有之高車駟馬帶傾覆又有之仕宦不止車生耳行乎萬里之塗恃其有用而不知止息則必有債轅折軸之患豈若縣之于屋壁以其無用爲有用也哉古之君子仕而歸乎其鄉卽爲鄉先生先王制縣車之禮所以優賢養老抑亦以此著止足之義俾以教其鄉人子弟與余之知公久矣而公亦時時念余余遽黨禍幽于請室商侯推公之意不遠三千里詒書見存余高商侯之誼幸公之有子而益知公之家風爲可尚也於公之稱壽爲縣車之說以備一臆吉之士大夫如余所謂後李者登堂介壽覽余之文得無有徘徊嘆息者乎知其不徒獻酬而旅退也

壽侍御汝瞻兄八十序

萬曆庚申十月十七日余兄侍御史汝瞻八十之誕辰也汝瞻之誕以十月而稱觴上壽先期至者嗔闕間左頌禱之文金相玉軸銜錯壁間余欲爲汝瞻壽而懼未有以當也雖然汝瞻余宗老也而又修明諸牒習于錢氏之故請徵吾錢之故以壽汝瞻錢氏之有聲文苑若文禧之試學士院以笏起草若希白之試崇政殿日未中而就世皆艷稱之汝瞻爲諸生卽以文藻擅江左其在西臺衡文齊楚士子至今傳寫奉爲科條斯可書也錢氏之以吏治著者代不乏人而安道爲寧海軍節度推官治平末爲殿中侍御史時人因蘇子瞻詩以鐵肝御史目之汝瞻繇廣州司理入爲御史侃侃奉職其官階與安道悉合斯可書也宋興以來三世制科者獨錢氏一家而易明逸皆掌書命史臣侈爲盛事今汝瞻子孫科第高門綽楔相望步武間宋公垂之序傳芳集所謂青油暢轂追次服儒者幾萃于一門斯又可書也唐李翱著卓異記凡臣下盛事家世徽範輝昔而昭今者皆備載焉吾錢之有汝瞻其亦可以附于卓異之後乎然吾攷

安道出臺後家貧母老至丐貸親舊以給朝脯
文僖蚤歷貴要晚年鬱鬱恨不得干黃紙上押
字汝瞻掛冠以來蕩滌情志游娛於園池歌舞
之閒四十年于此矣汝瞻所得與文僖孰多况
安道哉夫人生之有富貴壽考猶車輿之能載
物也文僖諸公其于富貴壽考亦各有所負載
矣未有全而舉之倍任而不傾如汝瞻者也豈
天之稱量殊耶抑汝瞻之爲輪轂者厚耶錢故
有宣靖公若水者少游華山陳希夷謂之曰子
神清可以學道不然當富貴但忌太速耳宣靖
知命有節度卒懇避權位此亦通于察車之道
者也知宣靖之所以誦則知汝瞻之所以贏然
則汝瞻之壽豈可量哉余故徵錢之故以壽汝
瞻而又歸本于天著其所以壽者以爲宗之人
告焉夫錢之先有斟維變而饗帝受壽八百枕
高而眠遠者希白之著書稱錢後人此亦錢之
故也爲汝瞻壽者宜必有取于此矣然而余之
文略焉爲其比于荒也姑取其信而有徵者于
諸牒者如此云

陳中丞六十序

陳公謝中州節鉞家居五年而春秋六十覽揆
之辰邑之薦紳大夫相率舉觴上壽而以祝嘏
之詞屬余余自舉進士令劇邑擢南臺駁歷清
卿以至今官生平砥節首公鞠躬盡瘁知有
君父不知有身家知有道義不知有身名其在
中州冒鋒刃觸機械誓欲以七尺殉賊今得以
優游田里長筵稱壽而可以無視乎蓋公任事
之難非獨當將憐卒情師老餉匱之日左右支
吾僂仰布置之難也當國者以豫爲陷阱有强
寇無重兵調發則不應奔命則不給以豫委公
而不憂豫事之或債也則難以公爲孤注分其
柄掣其肘切責則奪其所杖中制則乖其所之
以公委豫而惟恐公事之不償也則尤難公曰
吾奉 詔討賊朝受命而夕致身他何恤焉大
帥之尾賊也在二百里之內督撫之尾大帥也
在二百里之內遷延宿留以爲故事公偵賊所
至輕衣免胄疋馬先馳而大帥無復有擁兵觀
望者矣衝泥淖冒風雨上下山坡出入賊巢穴
中以草棘爲館宇以鞍馬爲席薦以黃塵爲模
糧以白汗爲湯沐與士卒共甘苦同死生瘡痍

相撫摩死傷相慰弔而士無有不踴躍用命願爲公死者矣公作吏以來所至不名一錢無毫釐銖兩不以佐軍興享士卒流賊聞其風爲咋指曰陳郡堂清官也以故迨公在事斬獲獨多招撫獨衆而河南北無一城失守今久留公於豫賦豈足平哉小人之計門戶也渾于計疆場且借疆場以快門戶驅除之計公其如彼何公志在報國獨立行壹意寧奮臂瞑目致死于疆

場而無寧容頭過身求生于門戶彼其如公何小人之謀困公也中山之書盈篋白帝之言空市豈不幾幸其旦夕一跌以入吾股掌之中然而不能者天也上之神明與公之精誠交相感格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順而思乎信天助之矣弛擔釋負角巾布袍人倫東國而燕喜西都回思在事之日戎馬交蹠于前坎陷陰伏于後憂危滿眼進退惟谷如宿昔之噩夢醒而思之猶爲之汗流魂悸今之得稱壽于此堂也豈非天哉公年六十齒髮郁然談論娓娓竟日既有老謀而又有壯事流氛日熾王師在野聖天子拊髀頗牧朝野之

推轂者無虛日公其能久居此乎公行且強起爲天子滅奴盪寇經營告成然後退享山林之樂未晚也昔宋文潞公以耆年宿德出鎮西都王荆公爲詩餞之有曰功業迥高嘉祐末精神如破貝州時自今以往更二三十年當有稱荆公此詩以爲公壽者余雖老矣從諸君子之後登公之堂尚能賦而頌之

謝象三五壽序

鄆縣謝君東三舉進士高第知嘉定縣治行第一入爲監察御史會叛賊孔有德據登州天子震怒與師致討命西臺擇御史有文武大略者遣往視師衆皆股栗莫敢應君慨然請行督勵將士指授方略解萊園復登城叛人銜尾從海道遁去於是東省底定長安解嚴天子嘉其功拜太僕寺少卿以旌異之而君以太公之感歸旣免喪優游里門不樂仕進今年五十以九月爲覽揆之辰其長君孝廉宣子屬余爲其敘記君初爲舉子余在長安東事方殷海內士大夫自負才略好譚兵事者往往集余邸中相與清夜置酒明燈促坐扼腕奮臂談挈庭掃穴

之舉而其人多用兵事顯擁高牙捧賜劔登壇而仗鉞者多矣久之則暴骨原野填屍牢戶者項背相望求其經營告成振旅而飲至者幾人哉君子今日列長筵開昔酒親朋雜還絲竹交奮追行閒之辛苦思底事之艱難如噩夢之獲寤而旅人之得歸也不可以盍然一笑舉觴而目壽乎日者奴孽稽誅流氛孔亟天子拊髀側席以思封疆之臣君故息影自匿有息機權檀之思君之受命而東也客從長安來言君方從客燕閒理中爲整書帙若無有所事者余喜曰謝君必能辦賊今之退而息影悠然而抱膝也將終焉而已乎抑將幡然而起出其已試於東者爲鋸刀之再到乎晉人有言好以暇好以衆整天下事固非撫劍疾視怒目哆頭者之所能辦也史稱謝安石雖受朝寄東山之志始終不渝從容宴衍折秦鞭而安晉鼎此亦整暇之效也余無以壽君舉謝家故事爲君進一觴可矣遂書之爲敘以復於宣子君無效昔人捉鼻余他日亦不如新亭之朝士以蒼生安石相基君其頷之否也

宋太公七十壽序

長洲宋君令申舉進士爲武陵令治行高等權給事中爲權奸所不說左官於外量移南大理評事而其父太公春秋七十覽揆之辰郡中諸公咸具羊酒往賀而屬余爲稱壽之詞余以謂生辰爲壽非古也人生百年幸而當稱壽之日親知過從耄稚錯列相與談世事感時敘留連往復舉酒相屬此亦人情所不能已也日者天下之網嘗密矣佞臣鄙夫構秋荼束濕之網罔上而行其私當此時給諫在夕垣矯尾厲角以抗當塗之人太公燕居深思憂聖世念壯子其必有減此箸停杯酒中夜屏營扶床而撫枕者矣天子一旦翻然感寤尸巨奸解密網旬日之閒天晶日明乾坤軒豁而太公七十稱壽適當其時覽揆之日長筵紛列五音繁會給諫悉數而告曰聖天子今日行某政明日用某人今日捐何田租明日理何刑獄太公炷香北向祝天子萬年退而舉給諫之觴與親朋觥籌交錯賦既醉而稱未晞也斯不亦人世之極懽吉祥之善事乎自今以往聖天子之盛德大

業未艾太公之壽亦未艾而給諫以其時發懷
志氣鼓吹休明于幾乎逆奴婦穴蛾賊授首禮
樂興而弦歌作 天子臨雍拜老安車蒲輪迎
致太公行養老乞言之禮太公之引滿愉快又
何如也吾郡之耆老崑山有周壽誼翁及毛翁
皆年百有餘歲稱爲人瑞周翁歷元及明所謂
生長兵閒者不足以當太公毛翁生當國初全
盛及見其孫之舉鼎元可謂奇矣吾謂毛翁如
人年壯盛康強無疾病不足以爲喜以太公今
日方之譬如當桑榆之景有羸老之憂一旦霍
然良已脫沈疴而復少壯其爲慶幸豈啻校宅
度世而已哉余與給諫有道義之好書此以爲
太公侑一觴自茲每十年一祝 天子聖政之
記與太公記年之歷攷之國史徵諸野史固可
以互見而錯舉也是爲序

未豐程翁七十壽序

未豐程使君九屏縣南曹郎出守鎮江治行爲
天下第一 天子念東南要地慎重監司之官
持簡爲按察司副使治兵蘇松而使君之父太
公以今年壽七十丹陽荆大徹往在使君宇下

與諸衿紳往稱百年之觴而屬余爲序余觀生
辰爲壽之詞不過鋪張盛美稱引入世吉祥善
事而州民之祝其邦君大夫則曰登彼公堂萬
壽無疆雖原本雅頌亦比于巫祝之聒耳君子
弗道也若太公之矯志勵行淑其躬而教其子
者則余請得而書之太公起自孤生零丁荼苦
依其繼母以有成立束修自好不羸其躬再世
而始大太公孝故能教其子以忠太公儉故能
教其子以廉太公慈故能教其子以惠今自甄
曹以北京江以南襦袴興歌而鴻鴈息哀者其
孰非太公之德教所與被乎當逆奄之時邑掌
故承大吏風旨持簿籍醵金爲奄建祠太公奮
臂大言聲淚俱咽毀其簿抵之于地慟哭于先
聖之廟而出當是時奄祠廟徧天下開府巡方
者爭懷磚負土趨事惟恐後太公一老逢掖能
引大義不顧生死斯已奇矣使君在郎署中以
風節顯聞岳峙山立人以爲鉅人長德太公之
家教積習使然也余讀史記萬石君以恭謹世
其家子孫皆爲二千石尊寵舉集其門史家鮑
稱之然考其家教不過使其子孫馴行孝謹澣

厠輸數馬足而已無他忠言大略可以法今而傳後者也而漢之風俗斤斤長厚以保家門守富貴爲能事陳咸謝其父曰具悉所言不過教人調耳孔光張禹之流保身持祿依附名行至子欺君父賣國家而不知悔則豈非內行修謹立名非真之流弊耶太公一老逢掖毅然以風節爲已任終發聞于子繇此觀之太公之教其子視萬石君豈不有徑庭哉蓋吾夫子惡鄉愿思狂狷而史亦稱李固之節視胡廣趙戒猶糞土古州道義之鄉歐陽永叔而後文章節義澹菴誠齋之流風在焉太公之所以教其子者方諸西漢此亦千古得失之林矣自今以往使君之名行益高太公之家教亦益著天子特見百年養三老行釋奠乞言之禮國史當謹書其事推明國家風俗教化之盛迥異于西漢而以太公之家教爲質的焉余之執筆而稱壽自附于傳史之後者固將不一書而足也是爲序

范太公八十序

廣陵范君異羽以吏部郎引疾家居凡數年天子卽家起爲尚寶司司丞而異羽之父雲從

翁以今年八月爲八十之誕辰異羽方辦嚴趨召乃廻翔里中爲太公稱百年之觴蓋目神廟之末年夫子深居小人用事唱爲甘陵維蜀之議公然以鈞黨爲名海內士大夫凡負名節持議論者靡不以一網綢之而異羽爲吏部郎汲汲以辨論官邪登用正直爲能事此所謂芳蘭當門不得不鋤者也異羽慨然移病歸侍太公太公笑謂曰吾爲慶雲令不五月而趣歸豈願若久據要津哉于是異羽日起居太公修聞居侍奉之樂匡床坐譚石鼎聯句融融洩洩父子自爲知已不復知人世間風濤喧沍作何狀也今天子闢門閱寬簡用遺佚言者首借異羽是以有尚璽之召而太公八十稱壽實惟其時追惟數十年來枯菴之交集陵谷之推移錯互倏忽其可爲停杯而嘆息者亦多矣太公之誕辰以八月枚乘所謂八月之望與諸侯兄弟觀濤於廣陵之曲江此其候也夫廣陵之濤天下之至奇也向今乘舟弄潮隨波出沒與陽侯爭頃刻之命比其免也氣盡魄奪歎歎息安得所謂怪異詭觀者而發皇其耳目哉太公有

道人也。結綬未幾而脫屣去之。彼其縱覽于人世。不似置身曲江之上。登高而極目者乎。數十年來。荒枯陵谷。譬諸廣陵之濤。卹然足以駭者。以太公觀之。適足以澡槃胸中。灑練五藏而已矣。自時厥後。太公之壽如川之方至。而異羽之功名亦未可紀。極猶濤之氣。所謂以神而非者三也。太公亦舉觴屬客。爲之浩浩焉。落落焉而已矣。於停杯嘆息。又何有哉。太公聞余言。顧視異羽。殆亦爲輟然而一笑也矣。

沈翁八十序

吳郡沈先生今年八十四月十一日爲其誕辰。吳之孝秀陸履長許孟宏陸彥修與其子伯叙。王當游請余爲祝壽之詞。余之稚子孫愛方授經於伯叙。而伯叙兄弟又繆以一日之長事余。則夫登堂爲壽之客。宜莫先于余矣。而可以無言乎。余惟人生百年之內。其欣慨多端。至於生辰。爲壽親知。襟還杯酒。勸酬則遭時撫事。傍徨感歎之意。爲多。今天下方多故。胡馬逼淮水。洪河灌汴京。闖賊踞襄漢。都會丘墟。江流橫絕。而吾吳介恃。天子之寵靈。男耕女織。仰父附子。垂

白之老。不見兵革。翁當此時。席長筵列。孫子浮杯。樂飲抗音。高歌爲太平之幸。人豈不快哉。吾聞翁之生平。孝友節俠。仁心爲質。好譚說。兩漢兩宋忠義磊落之事。每高吟張睢陽聞笛詩。文文山正氣歌。使諸孫屬而和之。遭時艱危。聖主側席。酒酣以往。感江上之烽煙。悵中原之板蕩。其何忍養青龍騎白鹿。置時事于局外哉。吾讀六月之詩序。以爲南陔廢則孝友缺。白華廢則廉恥缺。馴至于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然後知南陔白華之詩。采薇采芣諸詩之所自出也。孝友廉恥之士。不立于朝。則法度廢。陰陽失。爲國之基隊。諸夏衰。而夷狄盛。必至之理也。伯叙兄弟服習翁之教。誨崇南陔之養。而厲白華之節。一旦得時。而駕在帝左右。經營車攻。薄伐之業。於奴寇乎。何有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又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孝友之臣。于車攻薄伐。迥不相及。而詩人連比言之。豈偶然哉。班史稱車千秋銷惡運。遏亂原。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傳得天人之佑。助而郭汾陽當吐蕃入寇。車駕東幸。其論奏以爲抑豎刁。易牙之權。任

遽環史魚之直則黎元自理寇盜自平此其說與小雅之序固可以比類而互觀也緣此言之國家求南陔白華之臣子亦已亟矣伯叙兄弟出而爲張仲方叔也不遠矣來歸飲御飽鼈膾鯉其所以爲翁壽者當尤盛於今日而余之爲翁祝也旣稱道其父子閒且以小雅之義徧告天下之爲臣子者蓋亦頌禱之法宜爾諸君子皆學古之道必不以余言爲贅也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六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七

序十

江陰李貫之七十序

江陰自葛文康父子以文學顯於宋而陸子方王元吉孫大雅之徒相繼而起故其鄉多博雅好古之士如貫之李先生其人也貫之之爲人孝友篤誠束修勵行衣冠儼然不苟嘗笑有古先民長德之風至其讀書好學老而益堅則有如尤延之之所謂饑以當肉寒以當裘孤寂以當友朋而幽憂以當金石琴瑟者殘編蠶翰寤寐訪求橫經藉書朱黃錯互虞監之親鈔杜侯之手跋充棟宇而溢機杼江以南艷稱之晚尤研精於禮學自漢唐以來所謂共氏而分門同經而異註者蓋將會而通之以求得手先王之遺意經學之不講久矣如貫之者其可謂強學蹈道卓然而不惑者也貫之今年七十矣頃年史局弘開諸薦舉布衣方聞有道之士章滿公車顧未有及貫之者人或以是爲媿且以爲貫之惜焉而余以爲是非知貫之者也貫之守其樸學不屑爲瑯嶠績補綴之學以諛聞動衆故世

之知我者希而堅坐於荒江寂寞之濱漠然而自貴令其游光揚聲有譁世釣名之志世苟知我而其中之所存者已薄矣宋之嘗秩以經學爲歐陽公所知比秩從荆公之招遂匿其所著春秋學不以示人歐陽公深愧之而荆公亦心薄焉今之處士其明經未必逮秩一旦逢世則其不爲秩者亦或寡矣貫之經明行修志貧屏貴使鄉邦之士友有所矜式考問而獲免於面墻著書苑禮討論異同使先王之遺書與先民之話言猶不至於漸滅今世有歐陽公亦必真以處士相題目而王平甫亦不復有春秋倚閣之戲世之不知貫之斯世之愧也又何足以爲貫之惜乎余與貫之皆有好書之癖每從貫之借書未嘗不倒庋相付也余不喜爲生辰稱壽之詞而於貫之不能以無言故爲序其意如此昔葛文康好借書嘗以酒券從尚公輔假太平御覽詞林至今以爲美談余之文豈足以代文康之酒券手抑亦如諺之所云借書一覩者聊以博貫之一笑而已矣

于潤甫七十敘

神宗末士大夫奮臂釣黨而金壇于中甫尤爲世所指名中甫之弟潤甫以明經佐建寧郡三年大計當上考冢宰欲黜之藩臬長爭之力冢宰笑曰吾亦知其賢顧安有于某之弟可尚繫仕籍者耶竟坐黨人第免官而潤甫亦先事拂水歸矣潤甫歸與中甫優游結隱不關人事中甫營梵川潤甫營雲林皆極水木園池之勝中車擢舟追逐雲月若未嘗有牽連左官之累者中甫歿又十餘年潤甫之名德益高其神情益王所謂雲林者水益加深木益加章其子姓之蘭茁其牙者亦皆鸞鶴峙峙稱其家兒而潤甫年已七十矣余嘗謂中甫之爲人如喬松千尺節目磊砢未至其下已知其有回挽萬牛之勢潤甫如千金之玉肉好若一溫潤清越廉而不劘珪璋特達人可以望而知也二甫之性量節度不同至其慷慨引大節急病讓夷惇重然諾則固未嘗少異也當諸公結交之日繆仲淳以布衣稱長兄仲淳沒潤甫經紀其後事卹其寡嫠奮身爲之不以煩顯貴人余再起再躓已已被逐相知者縮頸莫敢過其門閭甫獨衝風過